

君子孟泽

许酒

著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君子血 下 泽

许酒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孟泽 / 许酒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00-2324-6

I . ①君… II . ①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6580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君子孟泽
作 者 许 酒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39
字 数 54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24-6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7-2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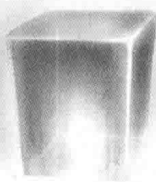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
|----|-----------|-------|
| 20 | 往事难断，相爱则伤 | / 001 |
| 21 | 似此银鱼，夙缘绕之 | / 024 |
| 22 | 所谓剧痛，所谓绝望 | / 046 |
| 23 | 凤冠霞帔，如约而至 | / 055 |
| 24 | 孟鱼伴我，思卿朝暮 | / 061 |
| 25 | 公子苏月，状元景岩 | / 080 |
| 26 | 老君出关，真相大白 | / 094 |
| 27 | 可伴我侧，解暑除魔 | / 108 |
| 28 | 天上地下，缘分难求 | / 123 |
| 29 | 山水渺渺，时光温软 | / 142 |
| 30 | 林海沐风，煮茶扫雪 | / 160 |



君子

海



31	南有雕题，刻容长生	/ 178
32	玉块化镜，执念成灯	/ 196
33	心生万象，观心无常	/ 210
34	往事长明，荷花浮景	/ 220
35	一缕魂魄，送我梦泽	/ 233
36	梦中执念，终成灯灭	/ 247
37	梨花假面，旧事重现	/ 257
38	约尔来之，而后杀之	/ 267
39	离阙寻归，轮回成劫	/ 275
40	挽我姑娘，戴我凤冠	/ 289
	【番外·素书】	/ 294
	【尾声】	/ 299

君子血
泽

20. 往事难断，相爱则伤

我从三十三天回去的时候又嘱咐老君千万不要将眼睛的事儿告诉孟泽。老君看出我的难过，却不知如何安慰我，便问了一句：“你眼睛白日里只看不到色彩，倒还能瞒过去，可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日后他发觉了，问你的眼睛怎么突然看不清楚了，你该如何回答？”

我沉默一下，低头道：“我一个十八万岁的神仙，年纪大了，眼睛有些不行了……其实也不算太难解释。”

老君低头理了理衣袖，拂尘扫了扫落在身上的雪，沉声道：“如今这些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明日收拾收拾，后天开始，老夫打算闭关。”

本神尊一下子慌了，差点儿从台阶上滚下去：“你要闭关？后天吗？这样匆忙？”

他眼睛一瞪，眉毛一抖，嗔怪我道：“我给你喜欢的这个神仙又是恢复眼睛又是解蟒毒，也很累，好吗？”忽然想起什么来，又道，“还有前些日子文儿和尹铮的事，再前些日子你在凡间动用仙术被反噬的事，”他最后已然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重回神界，惹上这么多事，老夫被你连累得不轻，你还蹭了老夫不少好茶！”

我嘿嘿一笑，抬手为他拂去肩上的雪：“这么一说，是得闭关休

息休息。等你出来，我定拿好茶孝敬你老人家。”

他捋了捋胡须，望着远处的茫茫白雪，叹了口气：“这次闭关，要万儿八千年不能见。我前几日也曾琢磨过你的事情。”

“我的事有什么好琢磨的？”本神尊有些不懂，“你老人家琢磨出什么来了？”

老君讳莫如深：“也不晓得我琢磨出来的这些有没有用……唉，还是说给你听一听吧，在这一万年里我可能不出来，你心里对这件事有个数，也能长个心眼儿。”

本神尊摆出洗耳恭听的模样：“你说。”

“听闻天帝几个月前惩处过一个仙官，那个仙官伙同其他神仙揍了你，你那时浑身是血，差点儿被那帮劣仙揍死？”

“虽说本神尊不太想承认自己没用，但是……确实有这事儿。”

“那时候，孟泽玄君血洗西山，被梦貘围攻，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可有其事？”

我点头：“是。”

老君接着道：“九月，凌波仙会，武广大仙砍伤了孟泽的右肩，你当时坠入毒蟒之中，”顿了顿，他抬手指了指我的右肩，目光凝重，“右肩被毒蟒的獠牙贯穿，也受了伤。”

我蓦地一僵。

他抬头望了望三十三天：“如今，又添了一桩。他的眼睛受了伤，你的眼睛也同他之前那般，不能看清了。”

“你……你老人家什么意思？”

“这是巧合还是有缘由，老夫也说不准、参不透，只能看到这些浅显的东西，说出来给你提个醒罢了。”老君长叹一口气，“你这命途，也不知是谁安排的，也忒坎坷、忒崎岖了一些。”

我隐隐有些不安，只能宽慰自己这种事情是巧合，才稍稍平静下来。

我回到银河的时候已是酉时，天色暗了下去，雪一直在下，入目的景色十分萧索。

这银河黑白颠倒，纵然快到夜晚，我也不至于完全看不清东西。

本神尊当时选在银河建宅子，果真有眼光。

我这么有眼光的神仙，孟泽能娶到我，是走了大运了。

我手中变出一盏明灯，提着它回到厢房。说来也奇怪，在那灯燃起的一瞬间，我竟能透过温暖的火光依稀辨认出几分鲜红的颜色。

也许是白日里太过疲惫，夜里我早早便入了眠，睡梦之中，隐约觉得有神仙带着风雪推门而进，靠近我，从背后紧拥住我。寒霜从脊背沁入，叫我不由得颤了颤。

他下巴抵在我的肩窝处，轻声唤我：“素书。”

我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他的声音里含着委屈：“阿玉没有回来……长诀说她没有回来……”

这句话叫我瞬间清醒六七分，身子僵了许久，却不晓得该如何去安慰他。

他将我抱得更紧了一些，话音里悲喜参半：“不晓得是谁将眼睛的清明给了我……不过好在，素书，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了。”

我道：“那真是太好了。”

他转过我的身子，想更近地看我一眼。我却因为这个动作蓦地一怔，转过去的时候，慌乱之中抬手紧紧扯住一件东西，好像是他的衣襟。

他的指腹微凉，划过我的唇角，划过我的鼻尖，最后贴近我的眉眼，摩挲而过。我不敢睁眼，只感觉那指尖渐渐有了温度：“素书，”他这才唤我，笑道，“你也睁眼看看我。”

厢房的烛火早已被吹灭。

他不知道，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黑暗。

我根本看不到他的眼睛在哪儿，看不到他的鼻尖，看不到他的唇角。

于是，我低头，额头轻轻贴着他的胸膛，扯了扯唇角，尽力笑道：“我以前天天看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今日累了吧？早些

休息。”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了揉我的头发，说道：“素书，你是在难过吗？”

“嗯？”

“你是不是在为白日里的事难过？”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过我能理解，她以前救过你的眼睛，你梦到她是正常的，你想到她回来也是正常的，就像我沉睡十四万年后回到神界，觉得聂宿也活着。你一直希望良玉神君能活过来，我是知道的。”我不是很想提这件事，额头蹭了蹭他的胸膛，摆出乖巧温和的模样，“睡觉吧，我真的有些困了。”

他轻轻拥着我，没再说话。

后半夜，我其实并没有睡着，一直在想白日里银河星辰寂静、无光的时候如何能被孟泽察觉出我看不清楚，又觉得这件事总要被察觉，到时候我应该如何说才能叫他不起疑心。

当时同老君说的那个法子过于简单，孟泽他也不是小孩子，不太好骗。

想了半夜，觉得这件事得循序渐进，本神尊得装出眼睛是慢慢看不清的，叫他有个心理准备。还有，白日里我在银河不能视物，应当支开孟泽，叫他暂时不要发现异常。

次日，我正想着应当用个什么法子支走孟泽的时候，南宸身边的那个名叫晋绾的女官出现在了采星阁。

我其实看不清楚，便捧了一卷书挡住脸，听她焦急地说道：“神尊大人，晋绾晓得你一定不愿意，但还是自作主张来请你去轩辕国一趟。”

若是搁在以前，本神尊自然是不愿意去他们轩辕国的，上次被匀砚骗去凌波仙洲走了一遭，几乎要了本神尊的命，这回直接去轩辕国，我心有余悸，怕自己不能活着出来。

晋绾看出我的担忧，忙道：“这一次是为匀砚，大公子他叫我来来的时候，说自己一定不会如上次那般折磨素书神尊。”

我心下一惊：“匀砚怎么了？”

“匀砚自上次被大公子从雕题国海牢里救出来之后，便一直将自己关在房中，不言不语不进食。大公子强行闯进去，看到骨瘦如柴的她十分心疼。我不晓得她心里在想什么，可我却看得明白，她是不打算再活了。昨夜她终于开口，说临死前要跟你赔个不是，大公子便叫我来请神尊大人。”晋绾顿了顿，“扑通”一声给我跪了，“还请神尊大人去见匀砚最后一面。”

其实不用她来请，我也打算寻个时机去见匀砚一面。本神尊还未带她去南荒拜师，她怎么能死？

我没敢看孟泽，低头对他说道：“我去见一见匀砚。”

他说：“我陪你去。”

我摇摇头，笑道：“你去三十三天见老君一面吧，老君明日便要闭关了。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昨日连个‘谢’字也未提，老君大概要伤心了。”怕他不肯答应，便又补了一句，“要不你先去三十三天见老君，我在这里等你。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随晋绾去轩辕国可好？”

他终于答应：“嗯，好。”

临走前他又威胁晋绾两句：“你若是敢伤她分毫，我便血洗了你们轩辕国。”

孟泽走后，我撂下书卷匆忙起身，循着晋绾的声音道：“晋绾，你过来扶我一把，快带我去看看匀砚那孩子。”

她慌忙起身扶住我：“神尊大人腿脚受伤了吗？”

我想看清面前的姑娘，睁眼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昏暗一片。

她是何等聪明的一个姑娘，看我这般模样，大惊道：“素书神尊，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受了些伤……你扶我出了银河就好了。”

她搀住我往前走，出了采星阁才问道：“方才……孟泽玄君知道吗？”

“他不知道，所以我才支开他，”我说到这里又嘱咐晋绾一句，“你别告诉他。”

去轩辕国的路上，我觉得一个身影匆匆掠过。我眼神不好，看不

太清，只觉得她那素色的裙子瞧着十分单薄。我再回头去瞧的时候，那身影已经遁入虚空，不见踪迹，只隐隐约约留下几丝梨花香。

时隔许久，我又见到了匀砚。我看着面前的这个孩子，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词——行将就木。

她当真……瘦得不成样子了。

南宥亦是一副疲惫模样，也许是心疼他的这位小表妹，见到本神尊，没了折腾我的心情，眸子极冷，说道：“你劝劝她吧，她或许还能听你一句。”可说完这句，他偏偏又不肯放过匀砚，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心疼，临走时又补了极阴冷的一句，“若是劝不了，就叫她自生自灭吧。”

匀砚神色木讷，眼神空洞，就算听到南宥说的这句话，也没有反应。也许是本神尊的眼睛看不到色彩，所以觉得眼前这个小神仙，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神采奕奕、桃花眼明媚有神的小白脸了。

晋绾轻声同我道：“麻烦神尊大人了。”说完便也退了出去。

我本打算抱一抱眼前这个小公子打扮的姑娘，可是怕一不小心用过了力再伤了她，终究忍了忍，坐在她床榻前面的椅子上，抚着离骨折扇让自己的心神安定下来，望着她心疼地道：“匀砚，你何苦这般折磨自己？”

她呆呆地望着我，像是花了很多力气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哑哑开口，唤了我一句：“神尊大人。”

我笑了：“你还知道我是谁，那便还有救。”

她眼中渗出泪，却依然同我笑道：“神尊大人，我怕是活不了了，临死之前，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神仙便是你。”

“胡说八道，你才七千岁，还不及本神尊年龄的十八分之一，本神尊最难、最痛的时候都没有如你这般寻死觅活，你这是在做什么？”

她艰难地摇了摇头，苦笑道：“我觉得自己活着也是个累赘，没有谁……真的需要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若是个累赘，为何晋绾还要匆匆忙忙去银河求我？你若是个累赘，为何南宥还要叫我来劝你？”

“大概，我是他的棋子吧。”她看着我，面上的表情有些奇怪，却又叫我看不出是哪里奇怪，“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受爹娘疼爱，只是后来渐渐习惯了。可是，我没有想过，我的雕题子民也会弃我而去……”她顿了顿，凄凉一笑，“前几日，我的两位兄长也知道了大夫人的事，他们怨恨我的母亲，大概也不会再来……再来理我了。”

我心里一惊：南宥做事果然不留余地，当初是海牢里的雕题子民，后来是匀砚的兄长，他这是要利用这些人一步一步把匀砚逼上绝路。

我望着她：“你愿意跟我走吗？”

这句话叫她反应了许久：“神尊……还让我跟在身旁吗？”

“不，我要带你去拜师。”

我没想到她会拒绝我：“神尊大人若是不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那匀砚哪里也不去。”

“不是我不想让你在我身边，而是本神尊觉得，这四海八荒有更好的神仙，他能给你更好的，不管是命途还是修为。”我认真地给她解释。

她却委屈一笑，下意识想要扯住我的衣袖叫我收留她，可是手指快要触到我的时候却顿了顿，收了回去，轻声道：“神尊大人……果然还是要赶匀砚走。匀砚也知道，这世上，做错了事便不该被原谅。”

本神尊想赶紧带她离开这里，就算我养她一阵子，再带她去南荒拜师也是可以的。我握住她缩回去的手，认真道：“你现在随我回去吧。”

她目光一滞，似是没有听明白我方才的话，怔怔地道：“神尊大人……要带我回银河吗？”

我点头，将她抱起来裹进怀里，御风飞出屋子。

我一定要将匀砚带走，所以做好了跟南宥讲道理的准备，也紧紧将离骨折扇握在手里，做好了同他拼一场的准备。只是我没有想到，我抱着匀砚出去之后，门外已经候着三个神仙：南宥、孟泽，还有……梨容。孟泽出现在这里我倒是不稀奇，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出现。而梨容，自从给她安完魂后，我没有再见过她，所以好奇她为

何会出现在轩辕国。

梨容看着我，似是早已经知道我是谁，对我笑了笑。素色的梨花衣裙在冬日里显得单薄，衬得她的身体也十分单薄。我看着她这般鲜活地立于我面前，是已经有了灵魂的模样，竟然莫名地生出些紧张。

她一直在笑，那笑容里满满的都是叫人挑不出任何瑕疵的温柔，我分不清她到底是敌是友。

南宥一定看到了我吃惊又紧张的表情，拍了拍手掌，慵懒地笑了几声：“真好，花了这么大力气，终于将大家凑齐了。”

我抱着匀砚，愤愤出声：“你什么意思？”

怀里的匀砚却自己挣扎着跳下来，退了两步，跪在地上给我磕了几个头，却不敢看我的眼睛：“神尊大人，匀砚对不起你。”

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脑海里混沌一片，震惊地道：“你说什么？”

南宥摇着坠子，悠闲地道：“素书，你果真是好心啊。”

匀砚朝我又磕了几个头，语气却稳稳当当、无波无澜：“神尊大人，匀砚又骗了你。”

我握着扇子的手指抖了几抖。

我冷笑一声：“真好。”

手中的折扇闻得到我的怒气，瞬间化成三尺长剑，若不是孟泽走过来拦住我，本神尊大概要拿着这扇剑手刃了跪在面前的匀砚。

想来也真是可笑，我堂堂一个神尊，被一个小仙生生骗了两次。

这两次是用一个招数、一个伎俩。

我怎么能这样没用，连续往这坑里跳了两次。

怒火哽在喉中，烧得喉咙生生地疼，开口的时候竟觉得怒火自口中挤出，火气燎上眉目，眼睛有些痒，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修为浅薄、情欲杂生，我竟特意去老君那里给你打听能收留你的师父，叫他带你修行，让你平安无恙；你雕题国沉入南海的时候，我竟怕你也会遭遇不测，急忙奔赴南海，情急之下投入海中去找你说的海牢，想的是把你救出来；我念你不过是一个七千岁的孩子，欺我一次，我当你是受人指

使，并不是你的本意，便不去追究……可你如今这般模样，却还要想着再骗我一次，你对南宥，果真是忠心耿耿啊。”

她跪在地上，不言不语，不抬头。

我觉得更生气：“你危在旦夕，拿自己的命为赌注引我过来，你一定料得到，孟泽他担心我，自然也要过来。”我看了看晋绡，又看了看南宥，捏紧剑柄横在身前，苦笑道，“你们轩辕国的神仙，当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你方才所说，我们聚齐了，要动手就尽快吧。”

晋绡神色诧异，似是没有料到这一切，开口问南宥：“公子，你果真如素书神尊所说，拿勾引当诱饵，只为把他们引到这里来吗？”

晋绡这句话，叫我不知道该信她无辜，还是信她果真不知情。

“站着多累，我们去殿里说吧。”南宥眯眼，摇着手中的菩提坠子，望着我笑道。

我抬头，看到宫墙之上一排侍卫强弩在握，墨甲在身，虎视眈眈看着我。

孟泽也看到了，握住我的手：“你看到这宫墙上身穿紫铜铠甲的侍卫了吗？莫冲动，我在这里护着你。”

我心里一抽……原来是紫色，不是黑色。

于是，我同孟泽被迫跟着南宥去了大殿。

我看到梨容走在前面，心里一阵又一阵地慌。我也说不清自己心慌什么，只是觉得有方巨石压在心头，叫我喘息都变得有些困难。

孟泽低声道：“莫害怕，我在。”

我稳了稳心神，开口问他：“你知道她是谁吗？”

孟泽摇头：“是在老君府上的时候遇到的，可能是老君的故友。我本来打算谢过老君之后便回银河，她却告诉我她遇到了你，你已经去轩辕国了，我便直接奔了过来。”

我终于意识到来轩辕国的路上，那一闪而过的身影是谁了。“她为何也跟了来？”我问。

孟泽道：“这仙子大概跟南宥早就认识，她说自己也要去轩辕

国，便与我同路了。”思索片刻，低声又道，“南宥方才说终于把我们聚齐了，难不成，她也与我们有关？”

我咬了咬牙，花了很大力气才忍住拼死冲出去的想法。

孟泽觉察出我激动的情绪，用力攥了攥我的手：“你认识她？”

“嗯……”过了良久，我才吐出哽在喉中的那句话，“这个姑娘，是聂宿的心上人。”

这世上有个词，叫在劫难逃。

孟泽和南宥都是我复活归来后横在仙途中间的劫数，我遗憾自己没有早早看透，以至于后来的幡然醒悟都为时已晚。

轩辕国大殿中只有我们四个神仙，却掀起了十几万年的恩怨纠缠。

南宥如往日那般斜靠在上首宝座上，我看不清他的神色，只看到他缓缓拂着杯中的茶芽，听到他笑道：“将各位请到这大殿里来，是因为本公子想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些长，在外面站着兴许会很累。”

离骨折扇被我紧紧攥在手中，右手指尖摩挲着扇骨。我做好了一有风吹草动就执扇而起的准备。我看了看孟泽，殿内昏暗，只点了几盏灯，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见他端起一杯茶饮了几口，听他低声安慰我：“我会护着你，别怕。”

上首那位放下茶盏，那摩挲在手中的物件，纵然我看不清楚也晓得是那枚千眼菩提坠子。他先威胁道：“本公子有个毛病，故事没有讲完的时候，不喜欢旁人打断。诸位可转头望一望殿门外候着的侍卫，若是哪个先打断了本公子的故事，怕是要被射上几箭。”

他说完这句话，莫名其妙地吹了个调子，殿内忽然涌进来百余位精壮侍卫，箭簇在手，皆拉满了弓弦。

也许是故事很长，他觉得单说故事太过无趣，便凭空布了一盘棋。我看不清棋子布局，只看得到棋盘之上仙雾缭绕。他捏了枚棋子落在上面，开口道：“这个故事有些远，远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得从十八万年前说起。”

十八万年，果真很久远。

他指尖又捏了一枚棋子，道：“十八万年前，九重天上有位神尊，可呼风唤雨、化险渡劫，亦可修身养性、种花养木。这个神尊啊，被当时的天帝看得极重，事实上，天帝也是凭借这位神尊号令六界、位居神主的。”

本神尊蓦地抬头。他这是……在说聂宿？

大殿上首的南宥一定看得清我诧异的神情，怕我打断他，便又提醒了一句：“若是打断本公子，这后果素书神尊是知道的。”

孟泽握住我的手，示意我听他说完，不要鲁莽。

仙雾弥漫之中，南宥手中又一枚棋子落定：“六界安定之后，他便过得悠闲了许多。有一日，他在府上栽种了两株梨花木，其中有一株不到千年就化成仙了。这株梨花木变成一个仙子。这个仙子有倾城美貌，仙子喜欢他，他也喜欢这个仙子。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是多少生灵求之不得的情缘。”

说来也奇怪，昏暗的环境中，我明明连近在身旁的孟泽的面容都看不清，却能清清楚楚看到坐在我对面的梨容的神情。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唇角噙了笑，这笑叫我脊背陡然生凉。

“这棵梨花木为何能千年成仙？是因为当初那位神尊种梨花树的时候也种下了魂魄。”他说罢，看着我，“素书神尊可能晓得这个故事，却一定不晓得种魂成树这件事。”

种……种魂成树？我大惊，本想开口，却又被他打断：“你果然不知道。这位神尊喜欢的，是缕魂罢了。这缕魂陪伴他十几万年，他仙法卓然，有本事将这魂种下，有本事将这魂化成仙子。所以他喜欢这仙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不知为何，这个仙子，命不长久。这个由梨花木化成的仙子，最后在凋落的梨花花盏中仙逝，倒也是始终相接，算得上命途轮回圆满。”

他指尖幻化出一枚棋子，“啪”的一声落在棋盘上，淡淡一笑，提高声音道：“好在，这个神仙养了个徒儿。这个徒儿嘴馋，吃了这个

梨花仙子颓败时候化成的花瓣。不知道你们可晓得，那位神尊曾经种下的魂，就寄托在这花瓣之上。嘴馋的徒儿吃了这花瓣，身上就有了这薄命的梨花仙子的魂。”

说到这里，他捏出一枚棋子在指尖转了转，打量着本神尊，继续道：“那个神尊，他其实不喜欢这个徒儿。他护着这个徒儿的安稳，不让旁人招惹她，这徒儿以为师父喜欢她。可她不晓得，那个神尊啊，他在乎的、他眷念的其实不过是这个徒儿身上的那缕魂罢了。眷恋已故的心上人，这是人之常情，神亦如此。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好一句……他在乎的、他眷念的其实不过是这个徒儿身上的那缕魂罢了。

这是本神尊一想到就心痛的一件事。如果能选择，我宁愿当初在无欲海被海水溶解掉，也不愿意用梨容的魂魄活到现在。

如今，故事之中的那位梨花神仙安安稳稳地坐在我对面，灯火明灭之中，我清晰地看到她唇上笑意更深。而我唇齿打战，却说不出一句话。

南宥停了半晌，见我没有说话，十分满意，悠悠吐了一口气道：“再后来，距今十四万年前，这天上的星辰在一夜之间陨落无数，苍穹上的星宿亦是同时逆转。”他又布下最后三枚棋子，抬头对孟泽道，“这个劫难距今确实有些远，孟泽玄君这般年纪，或许不了解。九重天上，诸位神仙自然知道这大劫凶险，于是开始相互推诿，更有甚者，自知此劫难逃，连坟坑都提前挖好了。这位神尊占着泱泱神界重要的位子，有着芸芸生灵尊崇的声望，自然要身先士卒，去化解这星辰大劫。却说这个神尊也是个可怜的神仙，曾经为了救这个徒儿，舍过自己的一缕魂魄。也是因为缺了这一缕魂，他仙力不支，最后，于银河畔仙逝，以至于后来灰飞烟灭，没有再回来。”

手中的扇子骤然落下，惹得本神尊的心也是一惊。

我怔怔回想他那句话……他方才说，聂宿是因为缺了那缕魂才仙力不支，于银河畔仙逝的……这缕魂，就是当初为了救我而撇下的那缕魂。他如果不曾舍弃那缕魂，大概就不会死了。